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大系

象棋的故事

[奥] 茨威格 著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北岳文艺出版社

象棋的故事



智颖宜等译



世界名著丛书
世界
商务印书馆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世界名著丛书
世界
商务印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象棋的故事/(奥地利)茨威格著;智颖宜译,—2版,—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1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大系)

ISBN 7-5378-1988-2

I.象… II.①茨…②智…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奥地利-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奥地利·现代 IV.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74447号

象棋的故事

[奥地利]茨威格 著

智颖宜等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邮电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5 字数:150千字

2000年11月第2版 200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78-1988-2

I·1927 定价:6.00元

译者序言

斯蒂芬·茨威格 (Stefan Zweig, 1881 年—1942 年), 奥地利小说家, 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 父亲是工业资本家。斯·茨威格在维也纳和柏林的大学毕业里攻读哲学和日尔曼文学, 获哲学博士学位。茨威格受欧洲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传统影响极深, 这使他成为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1933 年纳粹执政后, 他的作品遭到查禁。1938 年德国法西斯占领奥地利后, 他开始了流亡生活, 先由英国到美国, 之后由美国去巴西, 同罗曼·罗兰等人一起从事反战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茨威格对纳粹势力的猖狂和制造出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恐怖行为感到震惊, 特别是他的祖国奥地利的沉沦, 使他对个人和人类的前途感到绝望, 于 1942 年与他的夫人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一起自杀。

茨威格是位博学多才的作家, 特别善于观察, 无论是传记文学, 还是中短篇小说, 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就传记文学而言, 他的写作特点是想从心理角度再现人物的性格和他们的生活遭遇, 因此他的传记文学不是纯粹的叙事, 而读起来像心理小说, 如介绍斯汤达、托尔斯泰和 18 世纪意大利科幻作家卡萨诺瓦生平事迹的作品《三位文豪的生平》(Drei Dichter ihres Lebens, 1928), 和有关两个上了断头台的女皇和皇后的传记《爱拉斯慕斯·封·鹿特丹的凯旋和悲剧》(Triumph und Tragik des Erasmus von Rotterdam)。茨威格的中短篇小说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极深, 多叙述心理发生变态的人物的爱情故事, 可以说是弗洛伊德学说的文学性图解。他的小说大多反映超时代、超空间的遭遇和冲突, 所描写的人物多是受命运捉弄, 受一种神秘力量所左右, 最后毁灭于某种热情之中。这些小说结构巧妙, 语言优美, 笔调细腻, 情节引人入胜, 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

力，使人读后感到一种心灵的震颤。在他的笔下，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成了一种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他把心理分析与故事情节、艺术结构完整地融合在一起，使读者能洞悉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茨威格小说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当你拿起任何一本，从头读起就很难再放下，因为他着实是一位艺术氛围渲染大师，他把读者放在一种特定的氛围雾障中，让你越走越深，越深越迷，情感同小说中的人物融化在一起，无法自拔。他还是一位设置悬念的高手，善于用一个悬念统领全篇，让这个悬念牵着你的手，身不由己地走进书中人物的生活，希望立刻得知他们的命运。尤其是那出人意料的结尾，更令人叹服。

茨威格的作品曾被译成五十余种文字，是目前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德语作家之一。他深受德国、奥地利一代新人的喜爱，在我国也是一位为人熟知的作家。他的许多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搬上了银幕，深受观众欢迎。收入在这个集子中的两个短篇和两个中篇小说，可以说是茨威格小说的代表之作。

短篇小说《家庭女教师》讲一个姑娘被一个富家子弟抛弃的故事。小说通过两个女孩儿的眼睛，揭示了生活的真实面目。在她们眼中，生活原本充满了幸福和爱，但身边发生的事却使她们认识到：原来在幸福和爱的美丽纱幕下充满了欺骗、虚伪和残忍，同时表现出对现实的憎恶和对未来的恐惧。比如当两个女孩儿发现自己受了欺骗，“知道所有的人都可能很坏、很卑鄙”；又比如小说结束时写道：“面对这陌生的世界，她们的心在发抖。今天，她们已经第一次向这个世界惊恐万分地看了一眼，她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恐惧，它阴森可怖，像一片黑暗的森林，等候她们去穿行。”这实际上也是作者本人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态度和认识。他对生活的观察是准确的，但却未能进一步追究造成这一切的社会原因，这说明他未能脱离唯美主义的局限。《看不见的收藏》叙述的是德国通货膨胀时期一个外省人家的悲惨遭遇。这篇小说的笔调沉重压抑，但叙述生动而朴实。一个古玩商人突然拜访一位盲人艺术品收藏家，结果引出一场令人心碎的悲剧。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描述了当时德国通货膨胀的可怕情况和人们生活的痛苦，只得靠拍卖名画为生，“虽

然他们给几百万……但等到这几百万汇到，已成为一堆废纸”。“名画”和“废纸”，尽管只有寥寥四个字，但却深刻揭示了通货膨胀给当时德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恶果和苦难。再例如盲人收藏家与古玩商告别时说的话，“我终于又一次与一位行家看我心爱的画册，心里知足啦。”读到这里，想到那批珍贵的名画早被洗劫一空和那些空空如也的画册，不由得使人感到阵阵战栗和心碎。这就是当时的德国。这个短篇在艺术表现上极有特色，语言饱含情感，情节凝练，可称世界短篇小说中的名作。

然而，茨威格小说中最好的作品是他的中篇《象棋的故事》。这篇小说无论从立意上还是艺术魅力上，都比他的其它多半以爱情为中心的中短篇高出一筹。前面已经说过，茨威格惯于描写人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心理。小说中的两个象棋名手都为这种情况。而且心理几乎接近于变态。但在茨威格的笔下，这种对变态心理的描写并不令读者感到荒唐，而确实令人信服。最重要的这是一篇反战小说，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部小说，他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控诉了法西斯统治的野蛮和残酷，以及纳粹党对人加以精神折磨的残酷手段。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希特勒专政摧残文化的愤怒心情。B博士被囚禁在囚室里，“眼睛，耳朵，所有感觉器官得不到一点养分”，后来在一次候审时觉得一件军大衣口袋鼓囊囊的像是一本书时，心中激动得难以形容，“是一本书！我的腿有些颤抖了：一本书！整整四个月我的手没摸过一本书了”。这种渴望得到一本书的心情反映了人们当时对精神食粮的渴求，同时也是对法西斯专政摧残文化的控诉。由于小说的心理分析出色，“悬念性”极强，为许多导演所青睐，因此它已被三次搬上银幕。所以我们说，《象棋的故事》在茨威格的中短篇小说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最高的一篇。

此外，茨威格在他的写作生涯中，还“以罕见的温存和同情”（高尔基语），塑造了不少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中篇小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就是其中之一。这篇小叙述了一个善良的、由于丧夫而感到异常孤独的中年妇女在二十四小时内的遭遇。受命运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的驱使，她不顾一切地想挽救一个萍水相逢的年轻赌徒，甚至最后爱上他，“只要他愿意，我

愿日日夜夜陪伴他”，“但那赌徒已赌得如醉如痴，无法自拔了”，他早将对她许下的愿和他自己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最后，当她强迫他离开赌场时，他竟当着数百人的面对她辱骂，顿时使她一腔热情化为乌有，“猛然领悟到，所谓的心灵、精神及感受，所谓的痛苦是多么微不足道”。多年后，当她听说他已经自杀时，一点也不觉得吃惊，甚至感到高兴，连最后一点惊惧都不存在了。这篇小说匠心独具，语言细腻，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但却带着一种伤感，仿佛是一首挽歌。它与他的另一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起收进小说集《感觉的混乱》中，这部小说集使茨威格享有国际声誉，高尔基称他为“第一流作家”。

综上所述，茨威格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强调和描绘的是一种情感，试图表现平凡中的不平凡和由那种混乱的社会所造成的悲剧。如《家庭女教师》中被富家子弟玩弄后抛弃的“小姐”，《看不见的收藏》中双目失明的收藏家，《象棋的故事》中患“象棋中毒症”的B博士等等，他们都是些平凡的人，但却都具有对不凡情感的追求，或对爱情，或对精神，或对文化。但在当时那种笼罩着欺骗、虚伪和残忍的动荡不安的社会中，他们都感到四周笼罩着一种巨大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他们生活孤独，精神压抑，最后终于毁灭于某种热情。

我们在这里所谈到的茨威格作品的特点也许并不全面，读者或许能从他的作品中发现我们没有谈到的许多东西。如果读者感兴趣，不妨找一下他的其他作品加以研究。总之，茨威格是一位值得我们阅读和学习的作家。通过学习和研究，起码可以了解他是如何运用心理分析方法进行创作的，以及他在他的中短篇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卓越的心理分析才能。

我们希望，这位奥地利心理描写大师的作品能获得我国广大读者的喜爱。

译者

1998年10月于太原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战争爆发^①前十年，我曾住在里维耶拉^②海滨附近的一座小型公寓里。有一天，在我们的餐桌上忽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万万没有料到，这场辩论渐渐转变成暴跳如雷的争执，最后甚至酿成恶语相向、彼此辱骂的局面，大多数人的想象力都很贫乏、迟钝，除非直接触动他们，像那些猛烈地用尖尖的楔子钻透他们感官的事情，是很难激起他们一丁点儿的反应的。可是，一旦有什么事情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了的话，哪怕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令他们流露出一不寻常的热情。他们会一反平日里鲜有的参与热情，很不得体、有些夸张地表现出极大的关心。

同样，这一次，在我们这群同桌就餐的十足的中产阶级之间发生的事情，正是这种情形。往常，大家在一起平心静气地闲谈，彼此开开不痛不痒、不大不小的玩笑。多数情况下，吃罢饭，大家便立刻分道扬镳：那对德国夫妇是摄影爱好者，他俩外出远游、拍照；胖墩墩的丹麦人去干那单调枯燥的钓鱼营生；出身高贵的英国太太回到她的书堆里；那一对意大利夫妇赶往蒙特卡罗，去过放荡的生活；我则躺在花园的藤椅里无所事事，消磨时光，或是回去工作。不过，这一回，由于这场激烈的争论，使得我们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彼此没有散开，去各干各的事。如果我们当中的某个人突然站起来的话，也决不是像平常那样彬彬有礼地表示告退，而是有一种性情急躁、心中愤恨的表现。而这种愤恨，正如我先前讲过的那样：简直到了暴跳如雷的地步。

给我们这一桌人套上笼头，弄得我们如此难分难解，如此骚动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② 从法国东南的 Nice (尼斯)，沿地中海至意大利西北的 La Sycezia 一带地区，为著名的避寒游憩胜地。

不安的那桩事情，听起来是满离奇的。我们七个人居住的这座公寓，从外表看来，像是一座被隔开的独立别墅——啊，从窗口望去，海滩上岩石嶙峋，景致美妙极了！——实际上它却是“皇宫大饭店”造价低廉的附属建筑物。当中一座花园把公寓和饭店连通起来。我们这些邻近的住户因此也就与饭店里的住客们常来常往。前一天，饭店里出了一桩值得记载下来的丑闻。事情是这样的：一位年轻的法国男子，搭乘午班火车，于十二点二十分来到这里（我不得不把准确的时间复述下来，因为这对案情本身和我们激烈争论的题目，同样十分重要）。他租了一间面向海滩可以眺望大海的房间：仅此一点就已经说明他是相当富有的。不过，使他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不仅在于他举止得体，风度优雅，更主要的是因为他长相异常俊美，十分讨人喜欢：一副瘦削的比少女还要漂亮的面孔，温柔性感的嘴唇上蓄着金黄色柔丝般的短须，柔滑的褐色头发在光洁的额头上卷曲着，满含柔情的双目，每一瞥都留下爱抚的眼波——处处都显得柔和娇媚，和蔼可亲，而又丝毫不矫揉造作。远远向他望去，你首先会联想到当时服装店橱窗里的玫瑰色蜡人。这些蜡人立在那里，手里握着镶边的手杖，显示着理想的男性美。然而，近看之下，却决无半点浮华之气。因为（实在是罕见的事），他的可爱之处是天然生成的，仿佛是从肌肤里长出来似的。他向每一位从他身旁经过的人挨个打招呼，而且神情谦逊诚恳。他毫无拘束、自然而然地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展现自己随时要涌现而出的优雅风度。观察他的这些一举一动，实在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看到某位女士走向存衣室，他便赶紧向前，接过她的大衣；他向每一个小孩子都投以友好的目光或是跟他们开句玩笑，逗他们发笑。他表现得既随和又有分寸——总之，他看来是那种幸运儿，凭借一张亮丽的面孔，仗着自己年轻潇洒，取悦他人，从屡试不爽的感觉中生出一股自信。而这种自信又重新转变为一种魅力。他出现在饭店里大多数年老或是有病的客人当中，就像做了一件善事。他迈着胜利的青春步伐，无忧无虑，带着清新的生命力，像一股风暴令许多人心旷神怡。他不容抗拒地深入所有人的心，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他到这

儿两个小时后，便同里昂来的那位膀阔腰圆的胖工厂主的两位千金打起网球来了。这两位小姑娘一个十二岁，叫安内特；另一个是十三岁的勃朗施。她们的母亲亨里埃特夫人是一位纤细、文雅、弱不禁风，而且颇有些矜持的女子。她微微含笑，在一旁温柔地注视着自己那两个像羽毛未丰的小鸟般的女儿，看她俩如何无意识地向这位陌生的年轻人卖弄风情。晚上，他在我们的棋桌旁呆了一个钟头。其间，他一边观棋，一边以不讨人嫌的方式给众人讲了几则令人愉快的名人轶事。然后，他又陪着亨里埃特夫人在露台上来回踱了很久。此时，她的丈夫像平日里一样，正同一个生意场上的朋友玩多米诺骨牌^①。晚些时候，我又注意到，他和饭店里的女秘书在办公室的阴影里促膝谈心，亲密得令人起疑。转天一大早，他又陪着我那位丹麦同伴去钓鱼。钓鱼时他所表现出的这方面的知识丰富得令人惊羡。事后，他又同里昂来的那位工厂主聊了大半天的政治。同样地，在这件事上，他又证明了自己很在行，也很健谈。因为，大家都听到胖子先生朗朗的笑声竟压过汹涌的海浪声传了过来。吃过中饭——我如此详尽地按他的时间安排记述所有的阶段，这对于理解整桩事件的来龙去脉是完全必要的——他又一次一个人陪着亨里埃特夫人喝咖啡，他们单独在花园里坐了一个钟头。这之后，他又同她的女儿们打了一场网球，与那对德国夫妇在大厅里聊了会儿天。六点钟左右，我出去寄信，在火车站那儿碰见了。他急急忙忙走上前来，告诉我说，很抱歉，他必须得跟我们告辞，因为有朋友突然召他回去。不过，过两天他就回来。果然，吃晚饭的时候，餐厅里便没有了他的身影。不过，这仅仅就他的形体而言。因为，在所有的餐桌上，人们谈论的惟一话题便是他。大家都在啧啧称赞他那舒适、愉快的生活方式。

夜里，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我正坐在自己房里看书，打算一口气读完它。忽然，花园里有阵阵喧闹的嚷叫声从敞开的窗口传了

① 多米诺骨牌——意大利一种二十八块长方形的骨牌。

进来。我听见喊叫声，又看到对面饭店里人影忙乱，显然是出了什么事。与其说是好奇心驱使，倒不如说是出于惊惶不安，我赶快起身，匆匆穿过那有五十码长的花园赶到饭店那边，发现所有的客人和工作人员都慌慌张张乱成一团。原来，当工厂主照例准时陪着从纳穆尔来的朋友玩骨牌的时候，他的妻子亨里埃特夫人独自一人前往海边，去进行每晚例行的散步。可到这时候，还不见她回来，大家都担心，她别是遭了什么意外。那位平日里一向慢慢腾腾的胖丈夫，此刻变得活像一头受惊的公牛，一次次奔向海滩，朝着夜空高声呼叫：“亨里埃特！亨里埃特！”由于过分激动，那声音都失真走调了，听来甚是恐怖，活像一头史前世界的巨兽在做垂死哀鸣。服务员们和伙计们也都慌慌张张地一会儿跑上楼去，一会儿跑下楼来，忙个不停。所有的客人和被惊醒了，给宪兵队也打了电话，报了警。可是，那位胖丈夫敞着背心，步履沉重地在人群中踉踉跄跄地穿来穿去，仍在一刻不停地徒然地念叨着那个名字：“亨里埃特！亨里埃特！”他冲着夜空一边抽泣着，一边喊叫着。这工夫，楼上的两个小女孩也被吵醒了，穿着睡衣站在窗口，对着楼下呼唤她们的母亲。那位父亲又赶忙跑上楼去安慰两个孩子。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实在有些可怕，简直无法描述。因为人一旦遇到沉重的打击，那瞬间强行绷紧的情绪经常会给一个人的举动赋予如此的悲剧表现力，以至于无论任何图画抑或文字都不能重现那同样闪电般的影响力。突然，那位胖丈夫摇晃着笨重的身体走下楼来，楼梯在他的脚下嘎吱嘎吱直响。他的脸色变了，神色倦怠，面带怒容。他手里拿着一封信：“您叫大伙儿都回来吧！”他用依稀尚可听清的声音对领班说，“您把所有的人都叫回来吧，用不着再找了，我太太撇下我走了。”

这位受了致命打击的男子此刻在众人面前表现出超人的极强的自制力。所有的人刚刚都出于好奇围拢在他的周围看着他，此刻，忽然各个都大为吃惊，继而感到惭愧。每个人都带着满脑子的疑团，陆续掉头避开他。他体内刚好有足够的力量支撑着自己，摇摇晃晃地走过我们的身边，望也没望一眼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他趑

进阅览室，随手关掉了灯。随即，我们听到他那庞大笨重的身躯倒进靠背椅里，发出沉闷的声响，紧跟着又传来一阵野兽般的低号。只有从来不曾哭泣过的男子才会这样地抽泣。对于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即使是最卑微的人来说，这种发于自然的异常剧烈的痛楚都有着某种麻醉性的力量。那些服务员，那些怀着好奇心蹑手蹑脚走来的客人，谁都不敢露出一丝笑容，或是说出一句表示惋惜的话。大家默默无言，面对这粉碎一切的情感的爆发，我们似乎都感到羞愧，随后便一个接着一个陆陆续续溜回自己房里，只留下这个受伤的人，独自在那间漆黑的屋里抽搐、啜泣。最后，整座楼里的灯光相继熄灭，这才渐渐听到噤噤喳喳的窃窃私语声。

可以理解，这么一桩似闪电般自天而降的事件，近在咫尺地发生在我们眼前，自然是会令平日里习惯闲散、优游、无忧无虑打发日子的那班人激动不已的。不过，在我们饭桌上爆发的那场几乎要闹到斗殴地步的激烈争论，虽说是起因于这桩奇特的事件，但实质上却可以说是一场关系着原则问题的争论，一场敌对的人生观的愤怒对抗。那位万念俱灰、几乎崩溃的丈夫一时气得发昏，将妻子留下的信揉成一团丢在地上，后来被一个女仆捡了去。这女人轻率地将信的内情泄露了出去，很快弄得尽人皆知。原来，亨里埃特夫人不是单独一人出走，而是答应了那个年轻的法国人，和他一同离去的（这么一来，多数人对那位法国人的好感立时化为乌有）。乍一看来，这位娇小的“包法利夫人”遗弃了自己乡巴佬似的丈夫，另换了一位摩登美少年，原是一件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可是，令整座楼里的人如此激动不安、大惑不解的却是：不管是那位工厂主，还是他那两个女儿，也包括亨里埃特夫人在内，在这之前都不曾见过这个浪子。单凭那晚露台上两个小时的交谈，和后来花园里一同喝咖啡的那一小时，就足以让一个三十三岁左右声誉清白的女人动心，一夜之间撇下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碰运气般地去追随一个素昧平生的花花公子。到这时，我们一桌人均否认眼前的事实，一致认为那只是这对情侣布下的阴险骗局和所耍的狡猾的花招。明摆着，亨里埃特夫人早就和这位年轻的男子暗中往来，这个蛊惑人心

的家伙此次前来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商定逃走最后细节而已。因为——大家推断说——一位体面的太太，跟别人才不过认识了两个小时，听到一声呼哨，便随人家跑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说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试提另一种看法，或许会是很有意思的。于是，我便竭力为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甚至为它的可靠性辩护：我认为有一种女人，多年来对婚后生活深感失望，并由此对婚姻产生厌倦之情，因而心里早已做好准备，逢到任何强有力的进攻便委身相从。我一提出这个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的反对意见，便迅速引发了一场普遍的争论，而且愈演愈烈。这主要是因为那对德国夫妇和意大利夫妇一致否认世间存在“一见钟情”这回事儿。他们摆出一付不屑的、简直可以说是带有某种侮辱性的轻蔑态度说，倘若认为世间真有“一见钟情”未免太愚蠢了，那只不过是小说里面无聊的幻想罢了。

这场战争从上汤时开始，一直闹到吃完饭后的甜点布丁为止。现在，在这里再去咀嚼这场暴风骤雨般的争吵中的全部细节已无关紧要：只有在饭店里长年吃饭的人才会这样卖弄才智。在偶尔爆发在桌面上的激烈争吵中，他们所持的理由多半是些陈词滥调。因为那些论据只是匆忙中信手拈来的。我们这次的争论何以如此迅速地具备了相互伤害的形式，这点也是难以解释清楚的。我想，这种有些过分的神经质的举动，起因于那两位做丈夫的下意识地急于要把自己的太太排除在这种浅薄、危险的可能性之外。可惜的是，这两人找不出任何恰当有利的形式来反驳我。只是宣称，惟有单凭单身汉几次征服某些女人，意外地骗得廉价的爱情而得出的经验来判断女性心理的人，才会讲出这样的话。这种论调已经使我多少有些恼火，偏偏那位德国女人竟还添油加醋，用教训人的口气说，世间女人有两种，一种是正派女人，另一种是“天生的娼妓”。在她看来，亨里埃特夫人一准是后一种人。这样一来，我可再也忍耐不住了，立刻采取了攻势。我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确在某些时刻里会听任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的摆布，做出一些违背意愿，而又不知所以然的举动来。拒绝承认这显而易见的事实，只不过是惧怕自己的本能

和我们天性中邪恶、疯狂的部分，想要掩藏内心的这种恐惧罢了。恰恰有些人觉得这么做心里很愉快，好像感到自己比那些“易受诱惑的人”更坚强、更道德、更纯洁。我个人却认为，倘若一个女人自由自在地、满怀激情地顺从自己的本能，远比一个通常偎在丈夫怀里，却闭着眼睛撒谎的女人，要诚实得多。我所说的话大致如此。这时，谈话变得紧张、激烈起来。别人越是诋毁可怜的亨里埃特夫人，我就越热切地替她辩护（事实上，这一点早已远远超出了我内心的感受）。此刻，对于那两对夫妇来说，我的这份热情无异于——用大学生们的话来说——向他们吹起了战斗的号角。他们四人仿佛是一组不很和谐悦耳的重唱。但却能团结一致，满怀怨恨，愤怒地向我反击。这种愤怒使得那位满脸慈祥、面带笑容的丹麦老头——他坐在一旁，像个足球赛场中手握跑表的裁判员——不时得用手骨节敲打桌面，警告道：“先生们，请冷静点！”但这每次只能奏效片刻。其中一位先生面红耳赤，已从桌上跳起来三回了。他的妻子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按住——简而言之，要不是C太太及时平息风波，为我们调停争端的话，再过十来分钟，我们的争论便会以大打出手而收场。

C太太是一位白发苍苍、高贵典雅的英国老妇人。大家一向默认她为我们桌上的名誉主席。她笔直地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对待每一个人总是一样的友善。她沉默寡言，在倾听别人讲话的时候，总是显出兴趣盎然的样子，单看她的外貌体态就足以令人赏心悦目了：她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贵族气派。她的天性中有种奇妙的内敛和安宁之气。她和每个人之间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同时又懂得如何巧妙得体地向每个人表示一份特别的亲近：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坐在花园里看书，有时也弹弹钢琴，很少见她在这种社交场合里露面，或是与人做深入的谈话。我们大家几乎从不留意她，然而，她自有一种不寻常的威慑力笼罩着所有的人。譬如说此刻，她头一次干涉我们的论辩，刚一开口，我们便一致感到尴尬、难堪，觉着自己实在太吵了，太不能克制自己了。

当时，正值那位德国先生粗暴地跳起身来，接着又被按回桌边

重新坐下的当儿，C太太便利用这令人不愉快的间歇，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忽然，她出人意料地抬起一双清亮的灰色眼睛，迟疑地望了我一会儿，然后，才以几乎是客观、直率的口吻开始发话，目的是想对主要问题表示一下自己的看法。

“这么说，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您的话，您真的相信亨里埃特夫人，相信一个女人会无辜地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冒险当中去，相信有些行为会令这样的女人做出一小时前还认为自己决不会去做的事情。而对这些举动的后果，她是几乎不能负什么责任的。您的意思是这样吗？”

“没错。我绝对相信这点，尊贵的夫人。”

“这么一来，任何道德评判岂不都彻底失去了意义，任何违背道德规范的事都是完全合理的了？如果您当真认为，法国人说的所谓‘热情造成的犯罪’算不得什么罪行的话，那么，还要国家的司法机构作什么呢？凡事不应该凭太多的好意愿来判断——您的好意可多得有些惊人。”她轻轻一笑，补充道，“这样，便能在每一桩罪行中找出一种热情来，然后，根据这份热情去宽恕一切。”

她说这些话时，那清晰而又几乎愉快的声调，令我听来极其悦耳动听。于是，我也不由自主地模仿起她那冷静客观的口吻，同样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答道：“国家的司法部门判决这类事件时，无疑要比我严厉得多。无情地维护一般的道德和习俗，是它们的职责和义务：它们必须做的是下判决，而不是宽恕。但是，我个人却搞不清楚，为什么非要我去自动担任检察官的职务不可：我宁愿当一名辩护人。我个人更感快乐的是理解别人，而不是去审判他们。”

C太太睁大她那双清亮的灰色眼睛，直瞪瞪地注视了我好半天，显得有些犹豫不决。我担心她没有真正听懂我的意思，正准备用英文把刚才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然而，她却又继续发问了。她的态度非常奇怪，非常严肃，活像考场里的考官。

“一个女人丢下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随随便便跟一个人跑了，根本也不晓得这个人是否值得自己爱。您不觉得这样的事是可鄙可厌的吗？一个毕竟已不属于年轻人的女子，单是为了儿女着想

也该自尊自爱，却草率地做出如此轻浮的举动，难道您当真能够原谅她吗？”

“我再对您重复一遍，尊贵的夫人，”我坚持道，“遇着这类事，我既不愿立刻下判断，也不愿强烈谴责谁。当着您的面，我可以平心静气地承认，先前我的话是有些言过其实——可怜的亨里埃特夫人当然算不上女中豪杰，甚至天生也不是个冒险家，更不是什么‘伟大的情人’。在我眼里，我所了解的她，只是个平庸而又柔弱的女人。我对她多少怀着点儿敬意，那是因为她勇敢地顺从了自己的意愿。但是，我对她怀着更多的怜悯，因为，不是今天便是明天，她就会陷入不幸的深渊。她的举动也许过于仓促，未免有些愚蠢，但决不能称之为卑鄙下流。所以，我始终极力争辩的是：谁也没权鄙视这个可怜的不幸的女人。”

“那么，您本人呢？还是像往常一样对她怀着同样的敬意和钦佩吗？一位前天还同您坐在一起的正派的女人，昨天却变成另外一个人，同素昧平生的人私奔了。对于这两种女人，难道您根本不加以区别吗？”

“不，根本不。两者间一点差别也没有，半点也没有。”

“真的吗？”她不知不觉竟说起英语来了，整个谈话显然令她全神贯注。她沉思了片刻，然后抬起她那双清亮的眼睛，那询问的目光又一次望住了我。

“譬如说明天，假设在尼斯的大街上，您遇见亨里埃特夫人假在那个年轻人的臂弯里，您还会上前跟她打招呼吗？”

“当然会。”

“还会跟她攀谈吗？”

“自然。”

“您——如果您……如果您成了家——还会不会若无其事地把这样一个女人介绍给您的妻子认识，好像她过去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当然了。”

“您当真会这样做吗？”她又说起英语来了，语气中满是怀疑、

诧异与惊奇。

“我肯定会这样做的。”同样地，我也不由自主地用英语答道。

C太太变得沉默不语，她似乎在努力思考着什么，突然，她好像对自己的勇气感到有些惊讶，一边看着我，一边说：“我不知道，我是否会那样做，或许我也会那样做的。”随后，她以一种无法形容的稳健姿态站起身来，亲切地把手伸给我。只有英国人才懂得用这种方式结束一次谈话，而又丝毫不显得唐突、生硬。由于她的影响，饭厅里重又出现和平、安宁的景象。我们大家都从心里感激她，刚才还是些势不两立的人，此刻都能礼貌地互致问候了。说过几句轻松的玩笑话后，先前紧张到了危险程度的气氛缓和下来，变得轻松、愉快。

虽说我们的纷争最后以骑士般的方式收场，但由此激发的怨恨却从此留下了痕迹，使得我和对手们之间稍有疏远。那对德国夫妇对我态度冷淡，不理不睬；而那对意大利夫妇接连几天总是喜欢取笑我，一再问我有没有“尊贵的亨里埃特夫人”的音讯。虽说大家表面上还维持着起码的礼貌，但实际上，从前餐桌上那种以诚相见、无拘无束的气氛已彻底破坏，无法挽回了。

那场争论过后，C太太竟对我表示出特殊的亲近。相比之下，我的那帮对手们对我的嘲讽与冷淡就越发显得奇怪了。C太太为人一向十分矜持，除了晚饭时间外几乎从不爱找桌友们聊天，而现在，却常找机会同我在花园里攀谈，并且——我几乎想说：她是找机会来奖赏我。因为，平日里她总是那么高贵、矜持，所以一次单独的交谈就足以显示出那份特殊的厚爱了。真的，为了坦率起见，我必须如实报道：她简直是主动来找我，而且，借了各种理由，利用一切机会来跟我交谈。她做得相当露骨。幸亏她已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不然的话，我真的会想入非非。

我们在一起闲谈、聊天，可是，谈着谈着，话题就不可避免地、无法转移地回到谈话的起点——亨里埃特夫人的问题上：似乎极力谴责那个内心深处摇摆不定、忘掉自身责任的不忠的女人，会